

第二章 歷史回顧

棒球使不同年歲的各代人們可以互相交談，心靈交流... (轉引自許昭彥，1993：202)

棒球的魅力似乎「無遠弗屆」，不僅跨越種族、性別，也讓不同世代、地域的人擁有共同的討論話題。Salisbury 更將其比喻成一種無休無止、歷經百年時光的藝術，其中包含千百種不同性格的人物，充滿著各種不同思議的事件、軼聞、傳說和成員（轉引自 Plaut，1995：282）。然而，棒球為什麼被眾人念念不忘？關鍵不僅在於人們屢屢將球場內的專業術語套用於日常生活，例如「兩好三壞」除了代表場上投手與打者正面對決的緊繃情勢，更是場外陷入天人交戰、面臨抉擇的最佳形容。總而言之，在棒球場上無論是一個打席的對壘、一場比賽的勝負，球迷擁有太多足堪回憶的時刻。

在視「棒球」為「國球」的台灣，生活更充滿著棒球的記憶，並以一種「集體」方式在眾人間口耳相傳。如果你出生於四〇年代，肯定對中華少棒揚威美國威廉波特的英勇事蹟印象深刻，更無法忘懷與家人熬夜觀看電視轉播，為中華小將加油吶喊的熱鬧情景。如果你是「六、七年級生」，不僅對於中華健兒勇奪 1992 西班牙巴塞隆納銀牌感到「與有榮焉」，也見證國內職業棒球運動的誕生、成長、衰退與重生。如果你是八〇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對 2001 年底世界盃棒球賽季軍戰中，陳金鋒那一記石破天驚、打破僵局的全壘打更是記憶猶新，或許你正是場邊那位拿著先總統蔣公「玉照」，希望中華隊能夠「抗日」成功的愛國球迷。

由於記憶研究關注重點從個體心智延伸至社會因素，讓記憶逐漸被視為一種社會活動，透過個體間的互動便能形成集體性的記憶（林婉蓉，2000：35）。本研究以一群網路龍迷作為研究對象，但在分析前有必要介紹相關人物背景與時空環境，因此，研究者將先回顧棒球的發展歷史，探討棒球作為一種集體回憶的體育活動，具有哪些容易被記憶的特性，也將介紹台灣棒球歷史以及味全企業與棒球淵源，最終將焦點置於職棒興起之後，味全龍隊的發展與解散始末，希冀不僅釐清龍迷所處的「社會脈絡」，更對集體記憶的生成背景具備初步瞭解。

第一節 外國棒球運動的集體記憶

一、美國：民族浮生的休閒文化

據說埃及在五千年前，就玩起了「棍子」和「球」的遊戲（宋艾克，1990：51）。西元 1905 年，美國棒球界人士特地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查發現，紐約古博鎮（Cooper Town）的居民達伯德（Doubleday）在 1839 年創造棒球賽的設計（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0），當時就讀於西點軍校的達伯德爲了避免在枯燥的歷史課中打瞌睡，在一陣信手塗鴉下，現代棒球的扇型球場規格宣告「出爐」（陳筱玉，1994：4）。

然而，達伯德隨手拈來的草圖畢竟只是棒球運動的雛型，直到 1845 年，紐約一個棒球俱樂部的會員卡爾萊特（Cartwright）才設計出一套棒球規則（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1）。隨後棒球風潮席捲全美，上至仕紳、下至庶民，皆被這顆重量不到 150 公克、用 108 針縫合而成的小白球所吸引，1858 年第一個業餘棒球聯盟 — 「全國棒球員協會」成立，1871 年第一個職業棒球聯盟 — 「國家職業棒球員協會」隨之設立，進而演變成爲現今由國家聯盟、美國聯盟組合而成的美國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體制。

棒球於美國發源之後，迄今超過一百五十年歷史，足以代表美國過去的里程碑，無論是成立黑人聯盟¹、第一支女子棒球隊的誕生²，以及喧騰一時的「黑襪」³事件，均具有種族歧視、女權運動以及醜聞犯罪的象徵意涵。作家 William Zinsser 更將「棒球」與「南北戰爭」、「林肯總統」、「密西西比河」並列爲美國史上四個主要的傳奇話題（轉引自許昭彥，1993：204）。

由於棒球已經成爲全美國人的運動，棒球作家 Boswell 曾以戲謔口吻，譏諷歷任美國總統爲了拉攏民心，總是要想辦法讓人們認爲他們曾經是棒球選手（轉引自許昭彥，1993：223）。由此可證，棒球運動的確魅力無窮，其創始人達伯德

¹ 棒球在美發展初期，被視爲是白種人的高級娛樂，黑人球員不僅待遇不及白人優渥，更被拒絕進入白人所興建的球場打球，1920 年，黑人國家聯盟（Negro National League）成立，黑人才能享受打球以及觀賽的樂趣，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頒佈禁制種族歧視法案，有色人種才享有與白人球員相同的保障待遇。

²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大多數的職棒球員被徵召從軍，影響大聯盟賽事進行，爲了挽救日漸蕭條的職棒環境，球團經營者倡議籌組全美女子棒球聯盟，後來這段史實被改編爲賣座電影《紅粉聯盟》。

³ 黑襪醜聞肇始於賭徒慫恿加上利欲薰心，芝加哥白襪隊球員在總冠軍戰前涉嫌接收賄賂，最終將冠軍拱手讓給辛辛那提紅人隊，最後東窗事發，涉案八位球員被處以球監極刑，終生不得重返任何大聯盟組織。

在晚年時，也將棒球比喻成一個在美國歷史「自然發展的神話」(轉引自陳筱玉，1994：2)，資深棒球廣播員 Ernie Harwell⁴更認為，棒球不僅只是棒和球組成的比賽，它被視為是一種「美國精神」的象徵(轉引自許昭彥，1993：225)。

而當城裡舉行比賽時，球迷在綠草如茵的草皮上，一邊支持地主球隊，一邊享受天倫之樂，詹宏志(1990)認為，這就是美國老百姓與棒球的「民族浮生繪」(national pastime)，也成為美國人對棒球運動的「集體記憶」。

時值初夏，炎午方懈...扶老攜幼，擇一球場...佐以冰啤，兼啖熱狗...藍天白雲，紅土綠野...老者細數昔日傳奇，壯者爭誦統計記錄，少者驚喚心中偶像(詹宏志，1990：12)。

然而，棒球運動發軔於美國之後，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步伐，政治勢力牽動體育版圖的擴展，這股狂潮逐漸蔓延至古巴、多明尼加、巴拿馬、尼加拉瓜等中南美洲國家，更飄洋過海到達太平洋彼岸的大和民族—日本。

二、日本：團隊榮譽的精神象徵

西元 1868 年開始，日本進入「明治維新」時代，伴隨「西洋文明」的輸入，一位美籍教師威爾森(Wilson)於 1873 年在東京開成學校(東京帝國大學前身)任教時，將棒球規則、玩法授予學生，使得棒球運動「登陸」日本(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5)。隨後在留美學生的積極提倡下，於 1878 年正式組成新橋棒球俱樂部，成為日本首支具有正式組織的棒球隊(高正源，1994a：2)。

19 世紀末期，日本棒球界進入蓬勃發展的學生棒球時代，棒球成為高中校園的熱門運動，尤其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高校)長期稱霸高校棒運王座，「一高棒球隊」不僅帶起日本棒球史上首波熱潮，更制訂「野球」⁵一詞，成為日本人稱呼棒球的專名(王溪清，1992a：97)。隨後大學棒球興起，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之間的「早慶對抗」⁶，使得棒球運動逐漸深入日常生活，成為市井小民津津樂道的話題，「野球」也成為相撲之外的另一國技(高正源，1994a：6)。

⁴ Ernie Harwell 為美國職棒大聯盟底特律老虎隊資深球賽廣播員，最負盛名的是在每年球季開打時，總會引用《聖經》當作開場白：「我們要感謝恩主，這嚴冬已過，雨已停止，百花開放，鳥唱季節已到...這是棒球季節的開始...」

⁵ 日本人原先以直譯稱呼由美國傳來的 baseball，一高棒球隊員中馬庚認為，應有專屬於日本的專名，遂將 baseball 改譯為「野球」，自此棒球更為染上日本風格(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5)。

⁶ 「早慶戰」，指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棒球隊之間相互性的、有固定時間的和模式的棒球對戰。1903 年雙方進行首度對決(慶大以 11：9 獲勝)，兩校之後約定每年春、秋兩季固定舉行對抗(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25)

1920年，日本運動協會成立，並且組成最初的職業棒球隊，然而，在缺乏明星號召下，於翌年宣告解散，直至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籌組巨人隊，並且獲得其他企業奧援後，於1936年成立日本職棒聯盟，其後雖然遭逢二次世界大戰，迫使賽事中斷，但職棒聯盟於戰後恢復運作，更劃分為中央聯盟與太平洋聯盟，日本棒運自此步入坦途，進而創造東方棒球王國的名號。

綜觀日本棒運發展受學生棒球影響深遠，每年高中的甲子園⁷熱戰更成為各報體育版的報導焦點，選手們不僅背負團隊榮譽，更身繫家鄉父老的殷切期盼，贏家喜極而泣的畫面固然令人感動，輸家暗自啜泣、挖掘球場泥土帶回紀念的情景更讓人鼻酸。因此，在日本人的記憶裡，棒球是一場成人的「典禮儀式」：

春秋兩季...甲子園內有高校子弟大會師...青年選手，臉上痘氣未褪，胸藏祈福米袋，身兼鄉老期許...結果既曉，勝利者與失敗者、英雄與落難人、啦啦隊員與家鄉親人放聲同哭，電視機內外泣不成聲（詹宏志，1990：12）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影響棒球運動被眾人記憶的樣貌。日本的「野球」雖然淵源於美國的棒球，但強調紀律、重視團隊榮譽，並以卓然堅忍、充滿勇氣的「戰鬥精神」（fight spirit）為榮。賴山水（1992：176）也指出，美國人崇尚個人主義，日本人則喜愛棒球的集團性，美國人強調獨立自主，講究個人主義，符合西部拓荒的冒險精神，日本人則認為，團體優於個人，必要時得「滅私奉公」。

因此，美國人的棒球記憶中大多是全壘打王貝比魯斯⁸等極富傳奇性的英雄人物，不僅視其為帶領美國職棒走出「黑襪陰影」的「救世主」，更認為單憑魯斯一己之力，便能護送洋基隊登上冠軍寶座（陳筱玉，1994：76）。至於日本即使具備資質優秀、人氣一流的職棒明星，還是尊奉「團隊至上」原則，例如巨人隊旗下雖然有聞名世界的全壘打王王貞治、棒球先生長島茂雄，但烙印於日本人的巨人隊印象，仍然是講究團隊的「巨人軍」⁹精神。

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及向海外推展的「現代化」運動，這股「野球」熱潮逐漸向外蔓延，在日本治台時期便將棒球種子灑在素有「福爾摩沙」稱號的台灣小島，影響國內棒運發展頗鉅。

⁷ 原為日本「全國中等棒球大會」代稱，先在各地舉行預賽，優勝隊伍得以進入全國決賽，參與「優勝大會」。最初舉辦地點屢次變動，直至1924年甲子園球場完工，成為固定決賽場地。雖然因為學制變更，賽事名稱更改為「全國高等學校錦標賽」，一般人仍以「甲子園大賽」相稱。

⁸ 貝比魯斯生涯擊出714支全壘打，被美國人視為全壘打王，效力洋基隊14年間，幫球隊拿下七次美國聯盟冠軍，更捧回五座世界冠軍獎盃。

⁹ 日本職棒讀賣新聞巨人隊旗下，雖然不乏兼具實力與人氣的球星，但是最著名的還是隊史上1965至1973年連續奪下總冠軍的「V9」紀錄，這也是「戰鬥精神」（fighting spirit）的最佳表徵，間接表現出日本人重視「團隊榮譽」的棒球集體記憶。

第二節 台灣棒球運動的集體記憶

一、職棒成立前：官方操控的民族自尊展現工具

甲午戰爭戰敗，清廷將台灣割讓予日本，也注定日本在台灣棒運推廣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西元 1895 年，日軍、官員正式進佔台灣，揭開了台灣棒運史的扉頁。綜觀歷史脈絡發展，台灣人對棒球的記憶似乎穿梭於展現民族自尊、鞏固民族認同的擺盪過程。

台灣作為日本天皇的海外殖民地，無庸置疑地必須面臨殖民母國的文化「侵略」，如同語言、風俗的強迫輸入，棒球運動也被日本人帶進台灣，以遂行殖民政權的「同化」政策。1906 年，台灣總督府中學校（現今台北市建國中學前身）在校長田中敬一倡議下，成立「台灣總督府中學校棒球隊」，台灣首支正式棒球隊宣告誕生，並與跟進成立的國語學校師範部（現今台北師範學院）棒球隊，舉辦台灣第一場的正式棒球賽。

隨後棒球熱潮由北往南、由西向東開展蔓延，1925 年更出現台灣首支原住民棒球隊 — 「能高棒球隊」¹⁰（王溪清，1992a：97；高正源，1994b：37；曾文誠，2003：10；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21）。棒球從此不再是當初台灣人眼中窮極無聊的「揮棒」玩意兒，箇中高手不僅被網羅至日本發展，嘉農棒球隊¹¹更代表台灣高校界遠征日本甲子園（王溪清，1992b：84），具有向日本效忠的濃厚意味。

然而，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人對於棒球的集體記憶倏然改變。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外省族群掌控政經資源分配，棒球被視為日據時代的遺毒產物，得不到官方支持，只得轉入民間發展¹²（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74）。在執政當局操控下，除了試圖排除日本殖民政府餘存的「野球」遺風，為維繫政權更予以收編並且接合到自己的霸權，用以維繫政權的正當性（梁淑玲，1993；林琪雯，1995；張力可，2000）。

¹⁰ 由於日本人稱呼台灣原住民為「高砂族」，能高棒球隊又名高砂棒球隊，是由花蓮人林桂興籌組成立，由於成軍之後戰績優異，甚至足以擊敗西部球隊，引來日本人側目，紛紛跨海挖角，邀請球員投身日本打球。

¹¹ 「嘉農」全名為「嘉義農林棒球隊」，於 1928 年成軍，球隊成員大部分為台灣學生（亦有原住民與日籍學生），在日籍教練近藤兵太郎帶領之下逐漸嶄露頭角，於 1931 年取得甲子園大賽台灣區代表資格後，跨海遠征一路過關斬將，挺進到冠軍決賽，雖然最終以 0 比四敗給中京商業，屈居亞軍，但已讓日本民眾瞠目結舌，更讓嘉義市甚至全台民眾欣喜若狂。

¹² 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75）曾以民國 49 年發行的運動郵票為例，說明當時郵票設計囊括田徑、游泳、足球、籃球等運動，獨缺當時蔚為風潮的棒球，當局對於棒球的刻意忽略可見一斑。

尤其 70 年代起面臨外交封殺危機，適逢棒球代表隊在國際間屢創佳績，統治政權將棒球轉化成國家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棒球自此成爲凝聚民族意識的利器，而三級棒球爲國爭光、揚威世界的榮景，更成爲球迷間「津津樂道」的集體記憶，其中尤以紅葉少棒¹³的傳奇故事讓人印象深刻，此時棒球不再是棒球，是台灣國威的宣揚，也是國力的展現（曾文誠，2003：48）。

1970 年代無疑是台灣棒運的轉捩點，中華少棒、青少棒、青棒代表隊屢次出征，極少空手而回¹⁴，三支代表隊於 1974 年更相繼獲得冠軍，創下「三冠王」的歷史紀錄，三級棒球的狂熱創造台灣棒運的金色年代（高正源，1994b：180），也順勢將台灣成棒推上國際，不僅屢次撂倒棒球強國古巴，在 1988 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更奪下銅牌，總計台灣在八 0 年代世界錦標賽連續四屆打進前五名，與美國、古巴、日本、韓國同列「世界五強」地位（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43）。

綜觀棒球運動在台發展初期，顯露官方政權「由上而下」的操控痕跡，自日治時期成爲殖民地（台灣）向殖民母國（日本）致敬的儀式活動，直至抗戰勝利、光復之後，被視爲大和民族的遺台毒瘤，得不到國民黨政權的關愛眼神，然而，在面臨外交困頓之際，當權者卻又重新收編棒球運動，成爲展現民族自尊、凝聚國人信心的工具，由於受到官方力量壓制，棒球的記憶圖像依據當權者意圖形塑生成。

二、職棒成立後：商業操控的職業運動球迷認同

在國際賽風光落幕之後，由於國內並未提供固定表演舞台，迫使好手分赴海外發展，成立職棒聲浪日益升高（陳芸英，1990：58）。相較於民族主義加諸於球迷身上的桎梏束縛，雖然職業棒球標榜健康休閒，但仍流露濃厚的商業化氣息。1990 年 3 月 17 日，繼美國、日本、韓國、澳洲、墨西哥後，以「清新健康」爲口號的中華職棒正式開打，台灣成爲第六個成立職棒的國家。而職棒的「推手」—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成立於 1989 年 10 月 23 日，由棒球協會理事長唐盼盼、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共同召集味全集團、三商行、統一集團、兄弟飯店等四支企業，並且分以龍、虎、獅、象作爲球隊吉祥物（林華韋等，2002：15）。

¹³ 1960 年，台東縣延平鄉紅葉國小少棒隊成立，雖然只是一所隱身山間楓紅，人數不及百人的迷你小學，卻在台灣棒運史上留下一頁驚奇。由於資源匱乏，紅葉隊員們只能以木棍代替球棒，以石頭代替棒球，然而，土法煉鋼式的克難訓練，卻讓紅葉一舉登上全國少棒王座，更在 1968 年擊敗來訪的世界冠軍—日本和歌山少棒隊（王溪清，1992c；曾文誠，2003：46；高正源，1994b：193；陳芸英，1990：56；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98）。

¹⁴ 1969 年金龍少棒隊首度參加世界少棒賽即獲冠軍，台灣少棒隊至 1991 年總計摘下 15 座冠軍盃；中華青少棒隊也不遑多讓，1972 年首次參賽拿下第一，至 1991 年間也抱走 17 次冠軍；而 1974 年，中華青棒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首度報名世界青棒賽仍摘桂冠，18 年間也獲得 13 座冠軍。

綜觀台灣職棒誕生原因，大抵不脫兩大因素：符合國人期望以及留住棒球人才。自七〇年代三級棒球稱霸國際，八〇年代中華成棒立足世界之後，台灣的棒球迷僅靠寥寥可數的國際賽事聊慰心情。賴山水（1992：30）指出，職棒成立之後，球迷會被天天舉辦的職業比賽所吸引，進而關心比賽結果、各隊戰績，以及球員記錄，能夠引導國民走向健康的娛樂。此外，「留住人才」也是棒球運動職業化的重要考量（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47），尤其在國內好手眾多的情況下，國手名額曾多粥少，球技頂尖的好手紛被國外球隊網羅，球技中上的選手只得待在國內，領著球隊認養企業提供的微薄薪水，職業棒球運動的適時成立，為這些球員們搭建了一個表演舞台（曾文誠等，1993：29）。

在職業棒球推廣之初，贊助企業興趣缺缺，經「職棒之父」兄弟飯店老闆洪騰勝四處奔走，終於湊齊四隻球隊¹⁵（曾文誠等人，1993：34-35；謝仕淵與謝佳芬，2003：148）。自職棒元年開賽後，球迷紛紛湧入球場，該年賽季創下 372379 的觀眾人數，平均每場職棒賽吸引 6206 人進場看球，職棒前景可說一片大好（見附錄一）。在強調「清新健康」的職棒元年落幕之後，觀眾人數逐年攀升，即使在職棒四年（1993 年），加入 1992 年奧運奪銀班底為主的時報鷹與俊國熊兩支職棒新兵，平均單場人數雖然略微下降，但總觀戰人次依然衝破 160 萬大關（見附錄二）。

當職業運動發展至高峰之際，1997 年爆發職棒簽賭事件，由於時報鷹多位主力球員涉入其中，球隊被迫解散，再加上該年未取得電視轉播權的年代集團，結合因為權益金問題未能如願加盟的聲寶企業，另闢戰場成立那魯灣台灣大聯盟，並以重金挖角中華職棒多位明星球員，黑金風暴加上惡性競爭，使得兩聯盟互蒙其害。以中華職棒為例，1997 年雖然安排場次增加，總進場人數卻驟減一半，由於不堪虧損，三商虎、味全龍更於 1999 年底相繼解散，國內職棒由高峰走入低潮。直到 2001 年國內舉辦世界盃棒球賽，才重燃國人對於棒球的熱情，2003 年 1 月 13 日，兩大聯盟也在陳水扁總統的見證下，合併成為「中華職棒大聯盟」，職棒景氣逐漸復甦，球迷也漸漸回流。

綜觀台灣棒運邁入職業化，脫去民族認同的「緊箍咒」後，逐漸昇華成為「休閒」、「娛樂」的一部份（曾文誠等：1993：201）。在過去民族主義的制約下，贏球成為唯一目的，只為滿足缺乏國際認同的空虛。雖然職棒讓棒球回歸到一種純粹欣賞的層面，變得比較「棒球」（賈亦珍，2003），然而，職棒運動無庸置疑也是棒球「商品化」的濫觴，老闆為了賺錢聘僱球員打球，觀眾為了娛樂掏錢進場

¹⁵ 除了洪騰勝自身經營的兄弟棒球隊之外，還商請在業餘棒壇經營頗深的味全企業加入，期間曾針對全國排名前一百大企業寄發說帖，均未獲正面回應，在洪騰勝親自拜會統一企業高層之後，終於獲其首肯，再加上三商企業總裁陳河東是洪騰勝的大學同學，在洪拼命遊說下，三商也點頭答應，職業棒球創始元老隊伍終於底定。

看球，一切都運作於「供給」與「需求」的經濟法則下。因此，職棒成立後進入注重消費和休閒的「文化工業」，透過塑造個人英雄及建立消費邏輯，資本家與掌權者從中圖謀利益（梁淑玲，1993；林琪雯，1995）。張力可（2000：109-111）也指出，1990 年代的商業化運作邏輯，使得個人認同脫離國家範疇，成為「某球隊」或「某球星」的認同，這種藉由商品消費而形塑的自我認同其實是一種「影子認同」，是「外部給定」的認同形式，正如影子般空洞而缺乏自己的臉孔。

無論職棒成立前囿於官方力量的壓制，抑或職棒成立後財團塑造的認同，大抵都展現出「由上而下」形塑記憶的特徵，真正的「記憶者」一球迷在建構記憶的過程反而被排除在外。然而，味全龍棒球隊在台灣棒球史雖然「曇花一現」，只存在短短十年光景，龍迷們憑藉在網路形成群聚，透過集體追憶締造一段「龍魂不滅」的真實傳說，更展現迥異以往的記憶書寫方式。因此，對於這個球隊已經「消失」，球迷卻還「存在」的特殊個案，實有必要探尋其歷史背景，由於這是一段「龍隊迫散」到「龍魂不滅」的過程，讓我們先從味全企業與棒球運動的淵源出發，進而介紹味全龍隊成立與解散經過，以瞭解「網路龍迷」集體記憶的生成背景。



第三節 由冠軍始 以冠軍歿的味全龍

民國 67 年 6 月 30 日，味全在全國青棒選拔賽中擊敗美和，獲得隊史上第一個冠軍...民國 88 年 11 月 9 日，味全龍在職棒十年總冠軍賽中擊敗和信鯨，達成「三連霸」...12 月 13 日，味全龍隊宣布解散...味全隊的墓誌銘上該刻著：「1978～1999，由冠軍始，以冠軍歿。」龍魂，被迫散去（郭明鈺，2000：35）。

2000 年 214 期職業棒球雜誌以「龍魂迫散」做為封面主題，報導味全龍緣起發展與解散始末。然而，「龍魂」真的散去了嗎？單就龍隊球員被迫退休或分赴他隊發展而言，龍的形體已然分崩離析、逐漸凋零殆盡，然而，因為龍迷的記憶未曾抹滅，更在網路找到龍魂的棲身處所，「龍魂不滅」成為龍迷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精神口號」。若要探究網路龍迷的集體記憶，必得先瞭解他們的記憶對象，亦即必須瞭解味全龍隊的歷史背景。因此，研究者在本節將先探尋味全企業與棒球運動的淵源，進而介紹職業棒球運動開打後味全龍的戰績表現，最後將回顧味全龍瀕臨解散時，如何藉由網路發起自救活動，直至宣告回天乏術，選擇轉戰網路以維繫心中一縷龍魂記憶。

一、味全企業與棒球運動



以生產味精起家的味全公司成立於 1953 年，至民國六 0 年代已經是台灣最大的食品公司，在「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回饋理念下，積極響應全民體育，先後贊助軟式網球隊以及桌球隊，與棒球結緣從 1978 年援助台中宜寧中學青棒隊開始。成立於 1975 年的宜寧青棒隊，當時由於經費問題面臨解散，球隊教練洪啓煌向逢甲大學老師游志樞告急，游決定到台北找救兵，恰好在味全公司遇到以前的同事，味全公司就此和棒球運動結下緣分（曾文誠，1998：26）。

味全公司當初慨然贊助宜寧青棒，只是想要幫助這群球員度過難關，然而，這批由味全贊助的青年軍於 1978 年首度出征，便在全國大賽接連擊敗華興中學、榮工中學以及美和中學等棒球名校，最終更以黑馬之姿登上王座，為味全進軍棒壇打響第一砲（郭明鈺，2000：37）。隨後味全公司再與文化大學建教合作，正式向業餘成棒叩關，首度參加主席盃即獲冠軍，在取得成棒甲組參賽資格後，更接連獲得民族自強救國盃、全國春季選拔賽冠軍，最後取得 1979 年全年度總冠軍榮銜。

味全成棒隊（以文化大學球員為主）成軍以來不僅戰績彪炳，與葡萄王隊（以輔仁大學球員為主）的競爭更是膾炙人口，兩隊在 1978 年秋季賽不僅創下鏖戰

21 局才分出勝負的空前記錄，而每年定期舉辦的兩校「梅花旗對抗賽」更造成「萬人空巷」，連帶使味全隊的名氣深植於球迷心中¹⁶（曾文誠等人：1993：89）。1988 年，味全企業終止與文化大學建教合作，成立一支真正的業餘球隊，由於黃平洋、陳金茂、洪正欽等好手加盟，實力日益增強，「味全 VS.兄弟」成爲業餘成棒人氣最旺的對戰組合。由於贊助三級棒球成效卓著，成立業餘球隊戰績優異（見表 2-1），當國內職棒於 1999 年開打時，味全企業也成爲創始元老球隊，並選擇「龍」作爲吉祥物，希冀承繼業餘時代的優良傳統，味全龍在職棒史上的一頁傳奇自此展開。

表 2-1 味全業餘棒球隊重要戰績表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	年度	比賽名稱	名次
67	全國青棒選拔賽	冠軍	72	中華盃	總冠軍
67	中、日棒球邀請賽	冠軍	73	中正盃	第三名
67	主席盃	冠軍	73	國慶盃	第四名
67	民族自強救國盃	冠軍	74	中正盃	冠軍
68	全國春季選拔賽	冠軍	74	大專盃	冠軍
68	全國秋季選拔賽	亞軍	74	主席盃	亞軍
69	自立盃	冠軍	75	國慶盃	第四名
69	梅花旗	冠軍	75	大專盃	第二名
69	全國大專盃	冠軍	76	甲組成棒聯賽	第二名
69	中華盃	總冠軍	76	中正盃	第二名
70	主席盃	冠軍	76	國慶盃	第四名
70	中華盃北區預賽	冠軍	77	中正盃甲組聯賽	第三名
71	自立盃	冠軍	78	中華盃	第二名
71	國慶盃	亞軍	78	中正盃	第四名
72	自立盃	冠軍			

資料來源：郭明鈺（2000：39）

¹⁶ 1979 年 9 月 15 日，味全與葡萄王的比賽，總計鏖戰 21 局，打了 6 個小時 6 分鐘，最終味全以 1 比 0 氣走葡萄王，味全投手黃廣琪主投 21 局拿下完封勝利，葡萄王投手莊勝雄也撐完 21 局苦吞敗戰。

二、味全龍棒球隊的成立與發展

味全在棒球路上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與「冠軍」特別有緣份：從贊助宜寧青棒隊首次參賽即獲冠軍，贊助成棒隊參加主席盃也獲冠軍，直至進軍職棒，依然由味全抱走元年總冠軍，甚至解散前也摘下職棒十年總冠軍，可說是以冠軍盃「貫徹始終」（郭明鈺，2000：39）。

綜觀味全龍隊職棒歷史，自職棒元年（1990年）加入後便展現非凡戰力，不僅以下半球季冠軍姿態，在總冠軍系列戰中以四勝二負戰績擊敗三商虎，問鼎國內職棒運動史上首座總冠軍。除了戰績優異之外，龍隊在人氣上也不遑多讓，同年4月29日在台北球場與兄弟象一役，更締造職棒首場滿場記錄。接下來兩年，味全龍都維持高檔戰力，創造出龍隊的首波光榮時期，雖然在職棒二年（1991年）總冠軍戰與統一獅力拼至第七場，以三勝四負成績敗北無法順利衛冕，不過在職棒二年與三年（1992年）年度排名仍然高居亞軍，其間龍隊引起話題未曾停歇，包括亞洲巨砲呂明賜執意加盟，釀成職棒史上首宗球員交換事件¹⁷，以及總教練徐生明不滿裁判判決，憤而率隊離場¹⁸等風波爭議。

直至職棒四年（1993年），改由日籍的田宮謙次郎執掌總教練兵符，龍隊戰績卻直線下滑，進入一段為期不短的「沈潛」期，職棒五年（1994年）與六年（1995年）更跌至當年球季第五席位，連帶影響進場觀戰人氣。

職棒七年（1996年）可說是龍隊史上最為震盪的一年，前總教練徐生明回鍋重掌兵符，傷後復出的明星球員「金臂人」黃平洋，在一年七個月之後重新踏上睽違已久的投手丘，種種跡象顯示龍隊氣勢看漲，雖然在年度總冠軍戰以二勝四負戰績敗給統一，但戰力盤整已然妥當，充分顯現「一飛沖天」氣勢。未料該年球季末，那魯灣台灣大聯盟成立，積極展開挖角攻勢，黃平洋、呂明賜、郭建霖、李安熙、孫昭立等主力先發球員決定轉檯，對於龍隊戰力無異一大折損。

然而，紅色狂龍卻在職棒八年（1997年）甦醒，在老將黃暎隆、陳金茂帶領下，年輕球員張泰山、葉君璋等人逐漸接班，不僅未見新人生澀模樣，在老幹新枝傳承下，原本被外界「看衰」的龍隊先是取得下半季冠軍，在總冠軍系列戰二連敗後，更以四連勝佳績擊敗時報鷹，開啓隊史上第二波光榮時期。職棒九年

¹⁷ 有亞洲巨砲封號的旅日球員呂明賜，於職棒元年(1990年)球季結束後意欲回國發展，按照規定該年戰績墊底的兄弟象擁有優先選擇權，然而，呂明賜卻執意選擇味全龍，最後在龍隊以陣中野手林易增及陳彥成進行交換後，風波終告落幕。

¹⁸ 職棒二年6月1日味全龍與兄弟象在台北球場比賽，鏖戰六局時突降大雨被迫停賽，龍隊總教練徐生明因為前五局領先卻未獲裁定勝利，憤而率隊離場，此舉引發象迷不滿，怒砸球場玻璃並丟擲座椅，演變成職棒史上首宗球迷毀損球場的暴力事件。

(1998 年) 與十年 (1999 年) 總冠軍戰更展現積極企圖，分別以四勝三負及四勝二負擊敗對手興農牛與和信鯨，繼兄弟象隊之後創造中華職棒史上第二個「三連霸」(1997~1999) 記錄，至今仍然高懸未被打破。

綜觀味全龍棒球隊歷年戰績 (見表 2-2)，不僅在職棒元年、八、九、十年四度摘下總冠軍¹⁹，並且在職棒八到十年締造難得的「三連霸」記錄，即使在職棒五年至六年陷入一蹶不振的「低潮期」，仍未留下年度排名「墊底」的難堪記錄，十年期間總計留下 476 勝 432 敗、勝率 0.524 的數據紀錄。

表 2-2 味全龍職棒 (1990~1999) 歷年戰績表

職棒年度 (西元)	場數	勝	敗	和	勝率	排名/隊數	備註
職棒元年 (1990)	90	52	34	4	0.605	1/4	總冠軍 4 勝 2 負擊敗三商
職棒 2 年 (1991)	90	46	36	8	0.561	2/4	
職棒 3 年 (1992)	90	41	42	7	0.494	2/4	
職棒 4 年 (1993)	90	48	40	2	0.545	3/6	
職棒 5 年 (1994)	90	36	52	2	0.409	5/6	
職棒 6 年 (1995)	100	47	52	1	0.475	5/6	
職棒 7 年 (1996)	100	55	43	2	0.561	3/6	
職棒 8 年 (1997)	96	46	46	3	0.500	4/7	總冠軍 4 勝 2 負擊敗時報
職棒 9 年 (1998)	105	56	48	1	0.538	3/6	總冠軍 4 勝 3 負擊敗興農
職棒 10 年 (1999)	92	49	39	4	0.556	3/6	總冠軍 4 勝 1 負擊敗和信
總計	943	476	432	35	0.524	從未墊底	四次總冠軍

資料來源：2000 中華職棒記錄年鑑

此外，在球迷人氣上更是維持「高檔」(見表 2-3)，「龍 VS. 象」大戰始終是歷年來最受歡迎對戰組合 (在職棒元年~五年及七年居首，其餘四年排名居次)。即使到後期統一獅在台南主場苦心經營，逐漸展現凌駕氣勢，但是全台的龍迷數量仍然眾多，也才能在球隊面臨解散時發起「救龍」行動。研究者在下文將介紹龍隊解散始末，回顧這場讓龍迷棲身網路、追憶龍魂的關鍵事件。

¹⁹ 見表 2-2 深色部分，即代表龍隊於該年登基獲得總冠軍。

表 2-3 中華職棒（1990~1999）歷年最受歡迎對戰組合

年度西元	最受歡迎	場數	觀眾人數	平均人數	備註
職棒元年（1990）	龍 VS. 象	30	201073	6702	
職棒 2 年（1991）	龍 VS. 象	30	262437	8748	
職棒 3 年（1992）	龍 VS. 象	30	299667	9989	
職棒 4 年（1993）	龍 VS. 象	18	205852	11436	
職棒 5 年（1994）	龍 VS. 象	18	191282	10627	
職棒 6 年（1995）	獅 VS. 象	20	197444	9872	龍 VS. 象 9035 居次
職棒 7 年（1996）	龍 VS. 象	20	175062	8753	
職棒 8 年（1997）	獅 VS. 象	16	59410	3713	龍 VS. 象 3228 居次
職棒 9 年（1998）	獅 VS. 象	21	68254	3250	龍 VS. 象 3035 居次
職棒 10 年（1999）	獅 VS. 象	17	62289	3664	龍 VS. 象 2512 居次

資料來源：2000 中華職棒記錄年鑑

三、味全龍棒球隊的解散始末

一群在網路上互不相識而結合的龍迷，組成了「網龍自救會」，留下一段屬於他們的日子，寫下一頁挽救球隊的史頁，走下一條救職棒的遊行路，這是台灣職棒的第一次，更是世界棒球史上的頭一遭（郭明鈺：2000，12）。

即使明星球員集體跳槽，即便新秀實力遭人質疑，味全龍在全隊將士用命下，依然能在職棒八年順利攻頂，以三連霸傲人成績睥睨聯盟，創造隊史上的光榮時刻。由於龍隊屢屢展現逆轉韌性，成為「永不放棄」的代名詞，而龍迷在「龍困淺灘」的戰績黯淡期仍然不離不棄，球員與龍迷之間自然凝聚一種強大的向心力²⁰。

然而，大環境因素卻投下變數，以魏應行居首的頂新集團於職棒九年入主味全企業後，鑑於黑金賭博傳聞不斷，加上兩聯盟爭食市場大餅造成惡性競爭，在

²⁰ 雖然當時受到黑金介入、放水風波以及聯盟惡鬥，但龍迷依然執守著支持龍迷的熱情，當時龍隊的總教練徐生明更以「讓球迷再感動一次」的口號，感謝龍迷們多年的付出，足見龍隊與龍迷間關係互動良好而穩固。

職棒十年（1999 年）季後賽期間傳出「收攤」傳言。龍隊球員爲了向球團證明昂然鬥志，先以兩勝一負戰績摺倒統一獅，更以四勝一敗扳倒全年球季戰績居首的和信鯨，寄望能以三連霸的冠軍盃，打消球團高層解散球隊意圖。但就在球員們前往歐洲舉辦慶功旅遊的同時，味全公司於 1999 年 11 月 30 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布球隊「停賽一年」，逕行宣布停權舉動觸動龍迷敏感神經，因爲在不到一個月之前，三商球團由於不堪虧損已經率先解散球隊，若加上 1998 年因主力球員捲入放水醜聞、宣告解體的時報鷹，龍迷開始擔心可能步上鷹、虎後塵，一連串的「救龍行動」從味全宣布停權的那刻開始醞釀，並且在網路上蔓延開來。

由於當時龍隊在各大校園 BBS 站台已有專屬版面，一位就讀東吳大學的龍迷 sagat 率先提議籌組網龍自救會，獲得網友熱烈響應，不僅集會商討因應對策，更利用網路進行連署，並且決定於 12 月 12 日發起台灣史上首次爲棒球走上街頭的自救遊行。頂著「打造新世紀清新職棒、完成健全選秀制度、建設完善球場設施，協助基層棒球發展」四大訴求口號，近千名的熱情龍迷遊行當天從中正紀念堂、行經立法院，最後抵達監察院，沿途「還我味全龍」的口號不絕於耳，井然有序的表現讓維護秩序的警察動容，直呼：「真是一群可愛的棒球迷！」（李一中，1999 年 12 月 13 日）。

然而，龍迷的聲聲呼喚卻改變不了龍隊消失的命運，味全公司在翌日旋即宣布解散球隊，根據郭明鈺（2000：14-15）描述，龍迷們不僅掛起「痛心疾首」、「味全欺騙球迷感情」、「拒買味全產品」等抗議標語，在前往味全公司欲面見董事長魏應行不成時，更怒砸味全產品包裝瓶罐以發洩不滿情緒，並且改編味全公司那條讓人耳熟能詳的廣告歌：「味全，味全，不顧球迷心中需要...解散球隊，讓你我生活悲慘...味全，we can't，味全，we can't...」

儘管在味全公司宣布解散球隊之後，網龍自救會試圖力挽狂瀾，寄望其他企業伸出援手「接龍」，讓球隊不致走上解散命運。在遭致婉拒之後，龍隊解散成爲定局，宣告龍體正式瓦解，龍將們只能另謀出路或轉至他隊發展²¹。綜觀網龍自救會成立以來，透過網路聯繫彼此，甚至舉辦連署、發起遊行（見表 2-4），在龍隊解散後，仍然駐守網路討論過去點滴，再三證明龍隊形體雖然消殞，龍迷在網路建構的集體記憶卻未消散，藉由召喚往日的美好回憶，不僅「溫故」往昔時光，更能因應現狀隨時調整。

²¹ 味全龍隊自 1999 年解散之後，倘若球員本身符合戰力需求會轉赴他隊發展，然而，目前仍在場上打球者宛如「鳳毛麟角」，至今只剩下張泰山、葉君璋（興農牛），許聖杰（誠泰 Cobras），蔡昆祥（中信鯨），郭一峰（兄弟象）以及洋將賈西（統一獅，現改名爲凱薩）。此外，也有龍將轉任教練職務，包括徐生明（中信鯨兼中華隊總教練）、黃煥隆（中信鯨教練），孫昭立、呂明賜、李安熙（誠泰 Cobras 教練），郭建霖（La new 高熊教練）以及大衛（統一獅教練）等人。

表 2-4 網龍自救會大事紀

日期	活動
88.12.01	召集人在電子佈告欄發起成立網龍自救會
88.12.04	在台北球場召開第一次協調會
88.12.05	在台北車站連署搶救味全龍活動
88.12.11	舉辦行前誓師大會並致行天宮祈福
88.12.12	台灣史上第一次為棒球走上街頭
88.12.13	味全龍宣布解散
88.12.15	前往位於汐止的味全總公司抗議
88.12.17	網龍代表與味全董事長魏應行會面
88.12.26	發起企業接龍連署活動

資料來源：網龍聯盟網站 (<http://netdragons.idv.tw/>)

本研究選擇的研究對象是一群支持球隊已經「消失」的球迷，就經營商機或市場利益而言，並非屬於開拓性資源，亦即一般的大眾媒介根本無暇顧及。然而，網路提供龍迷們發聲管道，不僅在龍隊瀕臨解散時作為溝通聯繫工具，在龍隊解散後又變成建構記憶「載具」，眾人在 BBS 持續地訴說過去，不斷回憶往日時光，努力維繫一幅美好的記憶圖樣。由於本研究嘗試處理集體記憶與網路媒介兩個概念，除了探討網路中的社群如何建構集體記憶之外，也關注在建構過程中是否會受到現狀變遷影響？而歷史在記憶形塑的過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此外，也想瞭解網路媒介作為集體記憶建構工具會帶來哪些影響？大抵而言，研究者希望探討網路媒介與集體記憶的關係，選擇網路龍迷作為研究對象，應該是一個適當的切入面向。